

解玺璋： 读书也要有啃酸果的精神

文\海南日报记者 魏如松



解玺璋

Q&A

解玺璋是京城资深文化记者和副刊编辑，编报、编书20余年，他积累了大量的阅读经验。日前，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解玺璋的著作《一个人的阅读史》。

该书共分为4部分：读我，读人，读文，读史，展示了作者庞杂的知识结构，也是作者对自己阅读史的一次集中梳理和展示，是非常值得爱书人分享阅读的篇章。

读书兴趣转向传统文化

海南周刊：如果以10年为期的话，您的阅读经历可以怎么划分？

解玺璋：我的阅读生涯应该是从1966年开始的，至1978年上大学，大约10年多一点的时间，算是读书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包括了小学最后一年、初中两年多，以及工厂8年多。

最早读过而至今仍还在发生影响的书，应该是邓拓的《燕山夜话》，它使我对一种被称为“杂文”的文体发生了兴趣，至今还是我最喜欢的表达方式之一。最初读此书是以“批判”的名义，而其后，在此名义下读了更多的书，有些是可以公开的，有些即使打着“批判”的幌子，也只能躲在别人的视线之外，因为你的身份、你的级别都不在官方认可的有批判能力的范围之内。比如那时有许多灰皮书：《布拉格之春》、《你到底要什么》《落角》《多雪的冬天》《新阶级》以及考茨基、托洛茨基、铁托、马赫等人的书，读就读了，却不宜在人前炫耀或讨论。当然还读了毛选，鲁迅的杂文和小说，《马克思选集》《列宁选集》《联共（布）党史》这样的书。

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大约也是10年，算是读书的第二阶段，这段时间新书旧书应接不暇，阅读生活处在一种既兴奋又混乱的状态之中，囫圇吞枣地读了不少书，主要以西方思想家的著作为主。

90年代这10年，主持《北京晚报》的读书版“书香”，接触的书既多且杂，而我自己对文化批评逐渐产生浓厚兴趣，集中读了一些叙事学及文化理论方面的书。

2000年后至今恰好又是10年，我的阅读兴趣更多地转向中国传统的文史哲，似乎和第一个10年有了一种遥相呼应的感觉。

海南周刊：最近这些年，有没有您反复在读的书？

解玺璋：反复阅读的书不能说没有，但不是很多，《鲁迅全集》是经常要翻阅的，还有一些小册子，我倒是经常翻阅，为的是从中得到一些灵感、启发，或者感觉。

比如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米德的《文化与承诺》、宾克莱的《理想的冲突》、戴维·埃伦费尔德的《人道主义的僭妄》、里夫金和霍华德的《熵：一种新的世界观》、劳埃德·德莫斯等人的《人格与心理潜影》、霍埃的《批评的循环》、罗贝尔·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等等，都是曾经在思想方法、批评方法，或认识当今社会等方面给予我很大帮助的书。

读书也要有啃酸果的精神

海南周刊：我们该如何阅读经典的书？

解玺璋：凡经典，应该细读，特别是在年轻精力旺盛之时，比如在校读书期间，应以阅读经典为主。读书应有计划，有一个基本的适合自己的书目，读书时应做笔记，并写读书札记。有些书要反复读，也许要多读几遍，才能读懂。

海南周刊：阅读经典的意义何在？

解玺璋：阅读经典有事半功倍的好处，看似花费时间精力比较多，但受用一辈子，有这碗酒垫底儿，什么样的酒都可以对付。这当然带有实用主义的味道，实际上，阅读经典首先要解决的是为自己的人生奠定基础，为自己的理想、事业奠定基础。所谓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只有通过阅读经典才能实现。经典使人类的文明以及文化具有了延续性，只有通过阅读经典，我们才能使自己成为人类文明和文化发展历史中的一环。

海南周刊：快乐阅读是大多数人所向往的，而在您看来，读书也要有啃酸果的精神，我们应该持有一种什么样的阅读态度？

解玺璋：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读书的快乐》，我很向往陶渊明式的“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境界，但这种快乐的核心不是“不求甚解”，而是“每有会意”，这是与所读之书的心灵感应，是读书的高境界，与当今所谓轻松阅读、浅阅读，或快乐阅读并不是一回事。要达到这种高境界，不能不经过以啃酸果的精神阅读经典的阶段，不经过这个阶段很难达到真正的快乐阅读的境界。

阅读心态应该是开放的

海南周刊：有人认为，现在是讲求实用的时代，实用主义盛行，您是怎么看待书之有用与无用的？

解玺璋：读书的有用与无用是相对的，有些书看似有用，针对性很强，但实际上只是敲门砖，用过就扔了，不会在生命中留下丝毫痕迹；有些书看似无用，却关乎自己的立身之道，它是会慢慢在你身体中发酵的，是你的人生得以其价值的根本。还有一些书，看似无用的闲书，但有陶冶心灵，怡养性情的作用，也不妨一读。

海南周刊：阅读在一个人的生活历程中，究竟起到多大作用？

解玺璋：没有阅读的人生，内心一定是荒凉的。

海南周刊：我们应该保持一种什么样的阅读心态？

解玺璋：我们的阅读心态应该是开放的，没有什么书是不能读的，不必自己画地为牢，有时反而应该读一些不同观点、不同立场、不同价值取向的书，只读单一思想观点的书，自己的思想也会变得简单和片面。

但不是没有选择，我以为，当今流行的所谓畅销书，绝大部分是不值得阅读的，如果你了解当今社会的某些风尚，或大众阅读的状况，则不妨有选择的阅读一部分。

海南周刊：能讲讲您淘书趣事吗？

解玺璋：我买书或者说“淘书”取两端，一是我以为有用的，二是我以为有趣的。

这些年一直在买书，有些经历事后回想起来，也是津津乐道的。比如我曾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花10元钱买过一本《红楼梦研究》，但作者不是俞平伯，而是一个叫李辰东的人。书是民国三十一年版本，内容和俞平伯那本因挨批而广为人知的《红楼梦研究》完全不同。这个在俞平伯之前10年写下《红楼梦研究》的是个什么人呢？好奇使我买下这本书，而搞清这个李辰东的来龙去脉，却花了我10年的时间。在这期间我断断续续地收集有关李辰东的材料，才对他有了一些了解，知道此书曾是他留法期间所作的博士论文，最初是用法文写的，经冯友兰先生建议，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他的研究上接王国维，开启了将《红楼梦》作为文学进行研究的先河。更有意思的是，前几年，经过我的编校，此书得以重新出版，使更多的人可以了解李辰东研究的价值。

还有一件事，有点意思，也拿来说。文革中，我在中国书店买过一本《映奁词》，线装书，只有下卷，没有上卷，署名是新建夏敬观人。我现在真是想不出当时为什么要买这本书，也许是因为便宜，因为书价只有八角，或许是书的刻板很好看，总之，我始终不知道这本词集的作者是个什么人。直到今年夏天，买到一本《夏敬观年谱》，闲时拿出来翻阅，忽然就把这个夏敬观和那本书联系起来，赶紧取出来对证，果然就是这个夏敬观的词集。夏敬观是晚清、民国的词学大家，他的《映奁词》在晚近词坛上成就颇高，该书共刊印三次，光绪丁未（1908年）刻本，一卷两册；民国间刻本，有标点，一卷一册；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中华书局铅印本，四卷一册。看来我手中的这一本，应该是第一次刊印的版本，高兴之余，我也有点遗憾，当时为什么没有仔细看看，将上卷丢下了呢。

你会怎样读它呢？

文\本刊特约撰稿 毛西

一直以来，对市面上流行的情感书没啥太多热情，总觉得是纸上谈兵，说者容易，听者却觉得离实际的生活很遥远。即使看的时候觉得醍醐灌顶，但阅罢之后咂摸咂摸，刚才读书时跃跃一试的热情很快被冷静后对现实的悲观所淹没了。

机缘巧合，遇上了这本《我是你一辈子的试用品》。最初吸引我的是书名，本以为又是一本靠着“标题党”吸引眼球的俗套之书，慵懒地翻了几页，顿觉心被什么东西猛地揪住，带着兴奋和激动快速读下去，就像沿着下坡一路小跑，说不尽的酣畅和痛快。

与以往同类书籍不同的是，这是一本男性笔下的情感书。作者老猫以自己男性的视角观察两性，告诉女性朋友在生活中应该怎样与男性交往，从而收获自己的幸福。

书中的很多文字看似不经意，甚至略带点玩世不恭，实则都是生活，都是学问。例如：老猫这样解释两性关系：“男女关系，说白了就是一个目的：让他明白你，而且同意你，然后习惯你，最终成了你。”浅显通俗的几句话很到位地切中了世间男女的心机，也可以说是叩响了人性的大门。

对于当下很多女人热衷的减肥事业，老猫则认为这已经严重影响到两人的感情生活。所谓的饮食男女，先饮食而后男女。他先是从男性的生理结构上来说明男人比女人更不禁饿，更不能饿；然后从心理层面上进行分析，伴侣之间分享食物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对食物兴致勃勃的人，往往都是乐观的人，会给生活增加很多情趣。

最后，告诫女人们：男人通常对在饭桌上不动筷子的减肥女性感到很扫兴甚至反感。你想把一个男人牢牢抓在手中，就要融进他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你不该放弃餐桌，就算你不会做饭，也要捧个人场，将饮食当作你们之间交流的一个平台和机缘。

我总觉得，这是一个有过很多故事的男人，那种客观冷静而又不失幽默的笔触很难属于女人，那种对细节洞察的锐利度实则是世间大众男人所难企及。很多人会在婚前反复思考“是否爱他”这个问题，对此，老猫的回答很简单：无论男女，都是需要安全感的。这种安全，只有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才能互相给予。你想到了他，就是爱他。

“对于结婚这事儿，根本想不清楚，就得出去蹦极一样，靠着冲动的劲儿把自己扔出去，你扔他也扔，从此不回头，一心一意同舟共济”。这个看似不太成熟的理论，老猫却有着自己的解释：“所谓的一见钟情，热烈到要结婚的事情很少见的。生活的主流是波澜不惊的，对于一个和你那样熟悉亲近，如此了解你的人；对于一个在你生病脆弱、伤心难过时，第一个想到的人，难道这些还不是感情吗？纵然他可能有诸多不好，但他是真实存在着，你又那么需要他。那就找个理由说服自己，和他结婚吧。”

针对近年来中国离婚率的逐年升高这一现状，作者在书中尖锐地指出：婚离得再爽也是人生一大挫折。这样一针见血的语言可能会刺痛甚至激怒很多人，可能很多人还会认为这与书中其它很多犀利观点背道而驰。然而老猫坚持告诫大家：“离婚是比结婚还大的事。结婚的时候，两个人是往上走，心中充满信心 and 愉悦。离婚时，即使再激励自己，也是打击，是人生的一个挫折，要掂量自己能扛到什么程度。”

多么实在却掷地有声的话啊，作者没有说那些哗众取宠的道理。在对待婚姻的问题上，他的姿态是严肃、客观的，这更让我平添了几分对他的信任和尊重。而对于书中那些个性化的观点，我则无条件地相信这些都是作者在生活的经年累月中用自己的智慧一点点参悟出的，而不是凭借个人兴趣和观点的信口开河。



《一个人的阅读史》解玺璋 重庆大学出版社 二〇一〇年八月

